

天艺文化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Road to Calvary



苦难的历程

[苏] 阿·托尔斯泰 ◎ 著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医药学院610 2 00954457



苦难的历程 下

[苏] 阿·托尔斯泰◎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苦难的历程

(苏) 阿·托尔斯泰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九章

“志愿军”从袭击托尔戈伐亚车站开始转入攻势，发动那所谓“第二次库班战役”。占领这一个铁路交叉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彻底掐断整个北高加索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联系。在邓尼金的指挥之下，六月十日那天，一支包括步骑兵共有九千人的军队，分成四个纵队进军，包围托尔戈伐亚。

邓尼金就在特罗士杜夫斯基的一个纵队里。情况火急。大家都心知肚明，头一场战斗的结果将会决定军队的最后的命运。特罗士杜夫斯基的士兵用那门发射霰弹的大炮作掩护，冒着炮火，强渡伊戈尔列克河。团长士尔古尔上尉，冲在前面象皮球一样在河里打滚，呛进了水，大声喊着骂着。红军展开死命抵抗，可是因为缺乏作战经验，还是让富有经验的敌人包围住了。他们的南面前哨给鲍罗夫斯基的纵队，东面前哨给艾尔奇里的骑兵打垮了。红军部队手忙脚乱，便放弃了托尔戈伐亚，带着辎重车队开始向北撤退。可是到了沙勃里耶夫加附近，又给马尔考夫的纵队切断了退路。“志愿军”已经取得了决定全局的胜利。艾尔奇里的哥萨克中队在草原上疯狂地扫荡，残酷地杀死逃亡者，抓俘虏，抢辎重大车。

黄昏时分。战斗渐渐沉寂。邓尼金在车站月台上徘徊着，胖乎乎的手反抄在背后，红光满面的脸上蹙皱着眉头。那些士官生边笑边闹——正象那种幸运地经历了死亡的人——他们正在搬运盛满沙土的袋子，将它们一起堆在敞篷的货车上，其它的人正在往一辆临时改装的铁甲列车上架一架架机关枪。不时传来大炮的一声声轰响，把空气都震动了——这是红军的铁甲列车在北边沙勃里耶夫加后面轰击的声音。从那个方向射来的最后一颗炮弹，落在曼尼奇河的桥边，落在马尔考夫和一匹灰色马旁边。整整两天来他不眠不食，甚至也没有抽过烟，烦躁不安，因为沙勃里耶夫加的占领没有按照他计划执行。原来那车站是给一支装备着大炮和装甲汽车的火力强猛的部队占领着。这两天来，他的包围纵队战斗顽强，可是收效甚微。他那种惯有的马到功成的好运气，这一次抛弃了他。损失惨重。直到傍晚，占领沙勃里耶夫加的布尔什维克才因为无法挽

回大局而退却。

他在马鞍上微俯身子，细细看着几具尸体的模模糊糊的轮廓，他们仍保持着死时的姿态，挺直地躺在那儿。这些都是他的军官，打起仗来每个人都抵得上一个排。他手下这几百个精英分子，仅仅因为他的疏忽，便毫无意义地或死或伤。

一声呻吟，一阵深沉的呼吸，一种啾啾的响声传入他耳中，仿佛一个人刚从梦魇中醒过来发出的声音似的。一个军官从战壕里爬出来，可是马上又摔倒了，肚子贴在堞墙上。那个人痛苦地咳嗽了一声，用手撑起来，还十分艰难地举起脚，爬出来，瞪着那就要消散的晚霞中一颗明亮的星星。他转过那剃光的头，呻吟着，蹒跚地向前走着，却忽然看见马尔考夫将军。他敬了敬礼，随后放下手。

“我受伤了，阁下！”

“我看见了。”

“有人从背后开枪的。”

“真不幸。……”

“一支手枪从背后直射到我脑瓜上。……志愿兵华列林·奥诺里存心害我。……”

“你叫什么名字？”马尔考夫简洁地问。

“罗欣中校。……”

就在此时，红军铁甲列车上那六呎口径的大炮临走发了最后的一炮。那炮弹在黑乎乎的草原上空呼啸而过。将军的灰色马受惊，便尖起耳朵就地一蹲。炮弹当空掠过，在离马尔考夫五步远近的地方轰的一声爆炸了。

等一切消散后，被爆炸扔出来的伐吉姆·彼得罗维奇·罗欣才看见那匹灰色马，马蹄在空中一个劲儿乱踢，它旁边还有一个矮小的、发硬的身体，四肢伸直地躺着。罗欣竭尽全力站起来，一边嚷道：

“担架兵！马尔考夫将军中弹了！”

“志愿军”抱着两个目的，在占领了托尔戈伐亚后，往北转向伐列珂克尼亚齐斯卡雅：第一个目的是帮助克拉斯诺夫首领肃清萨尔斯克区域里的布尔什维克，第二个目的则是巩固后方，以免受到来自察里津的攻击。没有付出多大代价，伐列珂克尼亚齐斯卡雅就被拿下来了，然而这一胜利却并不牢固，因为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在一次夜战中把艾尔奇里的哥萨克队伍一举歼灭了，因而使他们未能渡过曼尼奇河。

“志愿军”的第一辆铁甲列车在车站附近差一点被毁掉。列车上的人发现一辆机车头挂着一面白旗在徐徐开来，以为这是载着停战军的车子，便都停止了轰击。可是那个车头却继续向前，速度仍保持着，还不断地拉着汽笛。直到最后一秒钟，铁甲列车上的人才明白过来，用接近直射向车头开了几发。然而互撞已在所难免，一节车撞了个粉碎，而那个事先浸透汽油、挂满炸弹的机车头也牺牲了。足足有几分钟，整个战场上的人都兴致十足地看着这个只有美国电影里才有的镜头。

邓尼金把这里交给顿河哥萨克人，将肃清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交给他们，自己便向南，去占领——接连顿河与库班、黑海与里海的提霍雷兹卡雅车站。这困难重重。在前进的路上，有两个不属于哥萨克人的大村子——比沙诺考普斯考依和贝拉雅·格林纳——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藏身地。他们到来之前这两个村子都在赶筑工事。卡尔宁领导的军队正在提霍雷兹卡雅郊外疯狂地挖战壕。索罗金的军队这会儿已经镇定下来，正在开始压向西边。在曼尼奇河打得手忙脚乱的红军部队，已经开始整编，正在返回来攻打敌人的后阵。许多村子都不断补充志愿的生力军。

邓尼金所能指望的有利条件是：敌人的行动缺乏联系。然而就是这一点也是随时可变，因此他不得不赶紧行动。有时候，还需要他亲自去鼓励那些累得要死地躺在地里的部队继续前进。步兵只好坐在大车里开拔。那辆临时改装的铁甲列车，还开在军队的前头。

比沙诺考普斯考依的人民都跟红军同仇敌忾。“志愿军”从来没有碰到如此猛烈的抵抗。整整一天，大草原给炮火轰得左摇右晃。鲍罗夫斯基和特罗士杜夫斯基的团队，两次给逐出村庄。红军总要等到发现四面受围、而敌人的实力和装备又无法尽知的时候，才肯撤离，而且要带走所有的人。所以，所有的部队和大批的难民最后都集中在贝拉雅·格林纳。

已经新添了一万个义勇民兵的德米特里·希莱斯特的“铁师”，就驻扎在这儿。男人都被征召入伍了。所有进路全筑了工事，这是第一次表现了组织性和对于战局的战略性的掌握。会上，大家以不成功便成仁互相鼓励。

然而还是无济于事。敌人深通战术，他们用技术来对付蛮勇，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行动起来又象下棋一样从容，而且常常会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敌阵的后阵。白卫的攻势，起初无法避免失败。指挥特罗士杜夫斯基纵队的席勃拉克上校，连夜把部队一直带进一个正伏着红军的先头部队的农庄。他不顾敌方的炮火，一个劲儿冲锋，于是一下子就死了。他的部队都设法躲藏起来。第二

天早晨九点钟，柯契普夫带着科尔尼洛夫的团队、还有一辆装甲汽车，特罗士杜夫斯基的一个骑兵团，从南面冲进了贝拉雅·格林纳。鲍罗夫斯基也从那个被占的车站的方向进攻。于是巷战开始了。红军觉得被包围，就乱了阵脚。装甲汽车从他们中间冲过去。草盖的屋顶着火了。家畜和马匹，在火焰、射击和号叫中狂奔着。……

希莱斯特的“铁师”，开始顺着那条仅剩的道路撤退着。可是，邓尼金却骑着马待在一座铁路信号房前面，他在狂喊着，用手做成一个号筒，命令部下截断——“铁师”的残余部队和跟在部队后面的游击战士与全体人民的退路。艾尔奇里的骑兵不停追赶着。连总司令的卫队也禁不住拔出军刀，疯狂追杀着。参谋官佐在马鞍上转着，象追捕巨兽的猎狗一样，疾驰过去，往逃亡者的脑袋和脊背上乱劈。于是只剩下邓尼金孤身一人。他摘下便帽，拿来扇着热乎乎的脸。这次胜利为他扫清了通往提霍雷兹卡雅和叶加特林诺达尔的道路。

黄昏时候，急促的排枪声从村子里和从农庄上传出了：这是特罗士杜夫斯基的部下正在枪毙俘获的红军为死了的席勃拉克报仇。邓尼金坐在一家肮脏的农舍里喝茶。虽然很闷热，他那件厚厚的军服却仍然直扣到脖子处。每一阵枪声停后，他总是向那扇破窗子扭过脸，用一块揉成一团的手绢儿抹抹额头和鼻子的两边。

他跟副官说：“华西里·华西里耶维奇，亲爱的朋友，请你去找特罗士杜夫斯基来；这样做不行！”

副官响着马刺，笔直地敬了一个礼，随后走出房间去了。邓尼金把茶炊里的开水倒到茶罐里。又是一阵排枪声，这一回震得连玻璃窗都在猎猎地响了。接着，有一个声音在黑暗中哀号着：呜——呜——呜——呜。开水连同几片茶叶从茶罐里溢出来。安东·伊凡诺维奇盖好茶罐：“唉，唉，唉！”他叹着。门霍地给推开了，走进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脸色死白，穿一件揉皱的军服，装着一个柔软的、同样是揉皱的将军肩章。煤油灯光灰蒙蒙地反映在他夹鼻眼镜上。他那四方的、裂开的下巴上胡子拉渣，而且向前突出着，凹陷的面颊正微微颤着。他在门里站住。邓尼金从长凳上缓缓站起来，向他伸出手去。

“请坐，喝杯茶吗？米哈依尔·格利哥里耶维奇！”

“谢谢你，长官！我没时间！”

这便是特罗士杜夫斯基最近刚升为将军。他知道总司令召见他的原因，正在痛苦万分地抑制心头的愤怒，平时他料到会挨训斥的时候总是这个样。他站在那儿，垂着头，斜着眼睛。

“米哈依尔·格利哥里耶维奇，我想跟你谈谈这种枪毙俘虏的行为。……”

“我无法约束我的军官，”特罗士杜夫斯基用一种尖锐得令人厌恶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嗓音说道，脸色苍白得更厉害了。“阁下您也明白，席勃拉克上校是被布尔什维克残酷地折磨死的。……还有我从罗马尼亚带来的……三十五个军官……也都被残酷拷打，摧残。……布尔什维克正在杀戮、摧残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嗓音时断时续的，好象他差一点噎不过气来。）“我不能约束我的部下。……我不愿意。……要是你要罚我，我可以打个报告。……我很愿意——当一个小兵。……”

“唉，唉，唉！”邓尼金说。“米哈依尔·格利哥里耶维奇，你别这样敏感啊。……这跟打报告有什么关系？……你难道不明白，米哈依尔·格利哥里耶维奇，我们枪毙了俘虏，会鼓励敌人抵抗吗？……这种枪毙人的行为，会人所皆知的。为什么我们要对自己不利呢？你一定会同意我的话吧？我说得对，是不是？”（特罗士杜夫斯基一声不吭。）“把这些话传达给你的军官，下不为例。”

“是，长官！”特罗士杜夫斯基转身，大声地关上了房门走了。

邓尼金摇了摇头，对着那杯茶，久久地想着。远处，传来最后一阵排枪声，随后一切被沉寂和黑暗吞没了。

进攻提霍雷兹卡雅，是要把军队分散在一条六十俄里宽的战线上的计划的一个步骤。这就需要铲除基地上那些零散的敌军和游击部队。这是年轻的鲍罗夫斯基将军的任务，他在两天里头赶了一百俄里，边打边走，占领了不少村庄。这是第一次内战史上所谓“袭击”敌后方。

现在，“志愿军”可以在基地上无拘无束展开阵势了。六月三十日那天，邓尼金下了一道命令：“明日，七月一日，必须占领提霍雷兹卡雅车站，击溃聚集在契尔诺夫斯卡雅—提霍雷兹卡雅区之敌人。……”那些纵队便连夜行动，用钳形攻势包抄提霍雷兹卡雅。稍微交战，布尔什维克就开始退向筑好工事的阵地。

再也没有一星期以前那种不怕牺牲的抵抗了。贝拉雅—格林纳的陷落涣散军心。索罗金的攻势给挡住了。所有的损失——在血战中阵亡的成千个人——完全落空。敌人同机器一样准确推进。人们把“志愿军”想象得夸大了十倍。谣传军官们纷纷从俄罗斯各地涌去投奔邓尼金，又说“士官生”不宽恕任何人，又说他们只要把肃清一个地区以后，德国人马上紧跟。指挥提霍雷兹卡雅部队的卡尔宁，仿佛呆子似的，木木地坐在提霍雷兹卡雅车站上那一节火车里。当他知道邓尼金的大军正在从四面八方逼拢来的时候，便毫无斗志，下令撤退了。

早晨九点钟，战斗停止了，红军部队全撤到提霍雷兹卡雅后面一个半圆形阵地地上。卡尔宁一个人待在车厢里，以为那天不会再有什么战斗，便打起盹了。那时候，“志愿军”却正从远处包围过来，在密密丛丛的麦地里拓着。中午，钳形的两端联结了，从南面向敌人的后阵进逼。科尔尼洛夫团袭击火车站，毫发无损，就把它占领下来了。铁路上的职工都逃了。卡尔宁已经失踪了——只发现他的便帽和高统靴抛在车厢里。又发现他的参谋长，从前的沙皇参谋总部军官的斯维列夫上校，躺在隔壁一节车厢地板上，头盖骨已经打碎了。他太太躺在座位里，头上盖着一条披肩，胸口中了弹，可还微微地喘着气。

“志愿军”纵队现在只要包围那些已经混乱的、供应基地和交通线已经被截断的红军就成了。他们一直用大炮和机关枪向红军轰击到晚上。给包围后，人们便在四面八方射来的枪林弹雨中乱窜狂奔。他们发疯似地从壕沟里爬出来，用刺刀冲锋，可是结果都是死亡。傍晚，柯契普夫把那通到北面去的惟一的路也截断了，而且正在用枪炮与刀剑消灭那一群群向铁路冲去的红军。黄昏时，红军和白卫军在茂密的麦子里混战。指挥官们活象庄稼地里的鹌鹑，左突右奔，一次又一次地集合军官们起来投入战斗。在一个战壕里，投降的标志手绢儿在刺刀上挂起来。柯契普夫和他的军官们飞驰过去，却迎来了一阵排枪和一顿臭骂。他俯伏在马上，驰走了。总司令命令，不准枪毙俘虏；然而也没规定要生擒俘虏啊。

第二天早晨，邓尼金骑着马在战场上转了转。眼到之处，麦子都给踩坏和掀倒了。兀鹰在清朗而蔚蓝的天空中盘旋着。邓尼金打量着弯弯曲曲地顺着田野穿过古代丘塚和峡谷去的战壕线。突出来手啊、腿啊、脑袋啊，还有一个个象袋子一样的尸体倒在那上面。他怀着一种感伤，转过脸，意思是招呼副官过去，一边沉思地说道：

“想想看，都是俄罗斯人哪！多可怕！我们的欢乐有点不正常呢，华西里·华西里耶维奇！……”

胜利了。卡尔宁的三万大军已经被击溃，队伍有的消灭，有的溃散。只有七列红军兵车总算溜到了叶加特林诺达尔。索罗金的军队被拦截了。红军的残余队伍——阿尔玛维尔区的东路部队和达曼部队的沿海部队都给扫荡了。邓尼金的军队弄到了三列装甲火车，几辆装甲汽车，五十门大炮，一架飞机，几车步枪、机关枪和弹药，还有一大堆各种军需物资。

这次胜利令人吃惊。克拉斯诺夫首领命令在诺沃沃尔开斯克大教堂里做一次谢恩祈祷，然后他向部队进行了演讲，讲词跟德皇威廉相比，一点也不差。

邓尼金的军队虽然三星期中损失了四分之一，可是到了七月初，人数却增加了两倍；因为从乌克兰、诺沃罗西亚区和俄罗斯中部不断地涌来了“志愿军”；而且也第一次开始把俘获的红军编到白卫军里去。

整顿两天之后，邓尼金把军队分成三个纵队，向三条战线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西面，进攻索罗金；东面，进攻阿尔玛维尔；南面，进攻担任掩护叶加特林诺达尔任务的卡尔宁的残部。他计划在袭击叶加特林诺达尔以前，把整个后方肃清。一切都根据军事原则考虑、计划好。只有一种极其重要的一种情况，邓尼金却疏漏了：他不知道他的敌人的实力和武装都是不可以估计与衡量的，这些武装起来的人民，有着一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他没有想到，他每一次的胜利，结果只是有利于这些人民军队的憎恨和团结；他没想到，从前那种疯狂地开会、在会议上撤掉不得人心的指挥官、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一种新的内战的纪律已取而代之，虽然眼下还没巩固，可是却日益增强。

仿佛一切迹象显示胜利是容易而且迅速的。侦察队回来报告，索罗金的军队正在朝叶加特林诺达尔的方向跳窜。然而侦察队弄错了。这不是完全确实的。那些逃窜的都是逃兵、人数很少的队伍和难民。索罗金的三万大军已经把不合格的人员剔除了，现在是纪律严明、士气旺盛了。以德国人为敌的巴塔依斯克前线已经放弃。红军准备着跟邓尼金的部队在空旷的田野里来一场决战。结果，沾沾自喜、快要达到目的的“志愿军”，在跟索罗金部队发生的一次持续了十天的血战中，差点儿全军复没。

索罗金像拿破仑一样狂妄地，答复库班—黑海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询问，说道：“我不要鼓动员。邓尼金匪帮正在替我做着一切。我的部队那神话的勇猛，一定会扫除反革命的堡垒。”在邓尼金进攻的头几天，索罗金制止着部队里的慌乱，如同从醉后的迷糊中清醒过来似的。他日夜坐火车，乘验道车，骑马，巡视前线。他检阅军队，当着部队的面亲手枪毙了两个缺乏革命热诚指挥官；他从脚镫上挺起身，用粗话谩骂人民的敌人，扭歪的嘴唇上糊满了唾沫，弄得那些红军兵士，活象一群给牛蝇惹得发狂的水牛一样，用大声咆哮着反驳。他加强军事法庭和谍报部门的活动，提出不爱护步枪要处死刑，还向军队发布这样的命令：“将士们！全世界的工人都期待着你们，向你们表示最崇高的谢意——你们以强壮的肢体，正在前进，迎接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新世纪的朝阳。寄生虫、爬行的懦夫、邓尼金的匪徒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用炮火和子弹消灭。劳动者得到和平，剥削者消失，世界革命万岁！”

他在激动中亲自草拟了这些命令。在军队里高声宣读。乌克兰的农民、顿河的矿工、高加索军队的前线兵士、哥萨克人和外乡人——一批各种各样、衣衫破破烂烂、吵吵嚷嚷和没有地位的人——着魔似地听着这些狂妄的话。

参谋长贝略考夫，一个聪明而富有经验的军人，草拟了一个三万大军突破重围、往库班河对岸退却的计划。这是他的意图，他对跟邓尼金交战以后的结果，根本不存侥幸。突围点确定在库伦涅夫斯卡雅车站附近（介于提霍雷兹卡雅与叶加特林诺达尔之间）。占领了库伦涅夫斯卡雅，再去消灭已经跟南方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的特罗士杜夫斯基和卡柴诺维奇的纵队，那就轻而易举了，然后转向叶加特林诺达尔——剩下的就看运气了。这便是参谋长的想法。他的地位十分微妙：不论怎么样，他都一心憎恶红军，然而命运却已经把他跟布尔什维克拴在一起。万一落在邓尼金手中——对这个人他惴惴地又是嫉妒又是羡慕——那是必死无疑的！给索罗金看出对革命毫无热情，或是对邓尼金不怀有仇恨——那也是必死无疑的！他的一切——很离奇，跟那个离奇的时代别的事情一样——就寄托在索罗金那难以满足的野心上。贝略考夫的阴谋，是想运用一切手段把索罗金弄成一个独裁者，剩下的让上天安排吧！……

尽管如此，他还是积极地应战：弹药和草秣往提玛希夫斯卡雅车站上集中，卸下炮弹，把一长列一长列的大车开到草原上去。军队在提玛希夫斯卡雅附近布好战局，战线面向东南，目的是同时进攻库伦涅夫斯卡雅和北面的维赛尔基。

红军的炮七月十五日拂晓，向库伦涅夫斯卡雅发了一阵猛烈的炮火，过一点钟，哥萨克骑兵部队分散进攻村子 and 车站。他们不停地挥着马刀，砍杀士官生，推倒他们，只有那些在红军赶到以前就缴枪的人才饶他一命。步兵彻夜行军，一到库伦涅夫斯卡雅便立刻挖战壕，这一次可不是半圆形，而是完完全全的椭圆形。

在灰尘和烟雾中，升起了一轮明亮的太阳。整个大草原好象都忙碌了：骑兵在四处驰骤，步兵在匍匐前进，大炮架在炮车上，轰轰隆隆地滚过去了，空气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响声。供应纵队一直伸展到天边。天热得象炉子在烤着。索罗金在半路上离开参谋部，骑着那匹汗水淋漓的公马，在部队中间转来转去。勤务兵和传令兵如同猎狗一样，在战场上到处飞跑为他传达命令。

他在疾驰时丢了便帽，契尔克斯军衣脱掉了。紫红色绸衬衫的袖管高高地挽了起来，蓝色的马裤紧紧地束起来。他好像无处不在，龇出的牙齿在他给汗水和灰尘抹黑的脸上特别显眼。他骑着第三次换上的马，巡视炮兵和战壕的位置，活象鼯鼠似的步兵正在战壕那儿挖土，然后他飞驰开了，又赶去看供应纵

队的工作；把鞭子一扬，把指挥官招呼到身边，从马鞍上弯下身子，又兴奋又凶悍，眼神疯狂，听取他们的报告。如同一个巨大的乐队的指挥，他从即将来临的战役那一点一滴中引出了音乐。把气喘吁吁的牲口拴在车站上，他三步跨作两步跑进电报房，踢开一个倒在门口的佩着军官肩章、脑壳暴裂的尸体，很快地看了一下电报，心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的感觉：特罗士杜夫斯基和卡柴诺维奇的部队早已离开廷斯卡雅车站，正在飞快赶来了。

特罗士杜夫斯基的部队赶着几百辆大车穿过灼热的尘雾，在草原上飞驰。换成由卡柴诺维奇将军指挥的马尔考夫部队，跟炮兵一起搭乘火车，抢先到达，十六日拂晓，他们一下车，就直接去进攻库伦涅夫斯卡雅了。

卡柴诺维奇将军站在铁路信号房前面，镇静地望着军官部队迅猛的行动，他们正在列队前进。他那斯文的脸上，蓄着又长又白的唇髭和剪短的胡须（就象当今皇上一样），流露出一种悠闲的集中注意的神态；而温柔的眼睛，却带着女性似的热情在冷笑。他对于一切那样自信，竟不愿等一等特罗士杜夫斯基的师团。他跟他一直在争功；特罗士杜夫斯基这个人，虚荣得疯狂般，太过谨慎，而且缓慢得常常会误事，而卡柴诺维奇呢，却因为战争的大规模、为了战争的音乐、为了胜利的虚荣而好战。

一轮巨大的太阳从大草原的遥远的丘塚后面升起——它挟着七月天的郁热；它那强光直刺着布尔什维克的眼睛。机关枪不停地响着，排炮撕破了死一般的沉寂。可以看见敌军密密麻麻地爬出壕沟。马尔考夫部队的兵士冲锋了，没有一个人低下头去躲避枪弹。蚂蚁般迎着他们爬过来。卡柴诺维奇把望远镜举起来。真古怪！

“发三排霰弹炮！”他吩咐那个蹲在井旁边的电话接线员。掩蔽在路堤后面的两个炮垒，按命令开火了。榴霰弹一个个在敌军的阵线上空炸开了。细小的人形先是乱成一团，一会儿却整好队形，继续前进。整个战场上轰隆隆一片枪响。后来，布尔什维克的炮垒也还击了。卡柴诺维奇不解地笑着，他那捏着望远镜的瘦小的手不停地颤着。等他看见马尔考夫部队伏到地上，急匆匆挖掘战壕的时候，他那晒黑的脸霎时白了。他从井栏圈上跳下来，蹲在野战电话机旁，接通了吉曼诺夫斯基将军的电话。

“队伍倒下来了，”他向话筒里嚷道。“无论如何也得突破敌军的左翼。……绝不放弃！……”

很快，马尔考夫部队的士兵——吉曼诺夫斯基的后备军——出现在铁路土堤的那一面。他们密密层层地消失在开始结穗的、成熟的麦田里。吉曼诺夫斯

基很年轻，红扑扑的脸，老是挂着微笑，高高的便帽扣在额上，肮脏的亚麻布衬衫上佩着将军肩章，挥舞着军刀，跟在兵士后面跑过来。令人吃惊的事正在进行着：布尔什维克仿佛彻底一新似的——他们不可避免地易动摇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整个大草原上布满了坚决前进的他们。“志愿军”的机关枪疯狂地响着——敌人不断地递补着。

麦田尽头，端着刺刀的吉曼诺夫斯基的连队，正在那儿奔跑——一个接一个……卡柴诺维奇十分紧张，站在井栏圈上。从望远镜中，他可以看见马尔考夫的兵士那吓人的脊背。他们在倒下去了，倒下去了！他把望远镜转开了，突然看见布尔什维克的水兵！张开的嘴、宽阔的脸、水兵的便帽、袒露着的紫铜色的胸脯。……一会儿工夫，在刺刀的混战中间，一切都混成一团了。一抹病态的微笑，在卡柴诺维奇那精细地雕琢出来的嘴唇上冻结了。……马尔考夫的兵士放弃了。第一连的剩余兵力跑进麦田里，伏下去。第二连的士兵也败退了，也倒在地上。

他从井栏圈上跳下去，轻捷地奔向田野。他的部下都看见了他。他因为喊了声：“真丢人哪，各位，真丢人哪！”总算叫他们又站起来了，他要他们再次冲锋，可是火力那么炽烈，死的人又那么多，大家重新伏倒下去了。……难道就这样失败吗？

早晨九点钟，特罗士杜夫斯基的大炮轰炸声从西边传过来。一辆装甲汽车，活象一只乌龟，一跛一瘸地爬着在大草原上出现了。特罗士杜夫斯基的部队富有秩序、不慌不忙地继续进攻。卡柴诺维奇的部队第三次冲锋了。这时候，“志愿军”正组成半圆形阵线挺进。这样的猛攻，看来布尔什维克是难以承受的。

一个人骑着马，出现在布尔什维克的战壕中间了——他在疯狂地疾驰，挥舞着雪亮的马刀。他在一个山丘上勒住马。他穿着一件紫红色衬衫，袖管高高卷起，一面咆哮，一面又在挥舞马刀。一大堆骑兵马上扑到特罗士杜夫斯基的部队那儿。他们那凶悍的短腿小马，狂奔时肚子差一点贴着地面。炮停止了轰炸。马刀声、尖叫声、马蹄的得得声，传得老远。那个穿紫红色衬衫的骑士，从丘塚上冲下来，向前疾驰过去。扬起一团黑乎乎的灰尘，遮住了战场。特罗士杜夫斯基和马尔考夫的兵士抵挡不了骑兵的冲锋，转身而逃。他们停在基尔贝里溪边，挖好壕沟躲起来了。

伊凡·伊立奇·捷列金眉头紧皱，痛得打颤，从急救药包里拿出纱布包扎好脑袋上的伤口。

虽然只是轻伤，没碰到骨头，可是痛得很厉害——仿佛整个脑壳都散开似

的。他因为用了力，觉得全身瘫软，弄得他包扎好后，仍然一动不动地在麦子里躺了好久。

奇怪的是，还听得到蚱蜢那悠闲的叫声；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这些躲在泥缝里的蚱蜢，南方夜空中的星星，还有固定的地临空挂在他的眼前的几支长着须须的麦穗——成了那一切血腥的喧嚷、叫喊声和战争的金属的轰鸣的结束。刚才还有一个受伤的人在附近哼哼，这时候连他也安静了。

沉寂，多美好啊！他头上的剧痛已经减轻，仿佛夜的宁寂有种医疗的作用。于是在他脑海里清晰的闪现出白天那些片断，给炮火，给野兽一般张大着的嘴里发出来的叫喊，给狂暴的憎恨撕成碎片了，那时候人在跑着跑着，只看见自的刺刀尖，和敌人的苍白眼。可是这些片断，把他的脑子刺得生疼，给他的脑壳那么猛然的一击，弄得伊凡·伊立奇禁不住呻吟起来：赶快，转移思想吧！

……

然而还有什么事他可以想呢？不是这些为想象力无法掌握的、没完没了的可怕的片段——革命、战斗，便是那个已经遗弃的、幸福的遥远的美梦——达莎！他开始思念她（说真话，他从来没有忘记她），想到她的孤苦零丁：孤孤单单，成了幻想的牺牲者。……眼睛那么成熟，可是她的心却颤动，慌乱——是个孩子，只是一个天真的孩子罢了。……

伊凡·伊立奇的手里抓起一块温暖的泥巴。他紧闭着眼睛。她已经跟他分离了——永远，她相信！小傻瓜！……谁也不会怕你的眼睛。……没有人会比我更忠实地爱你，小傻瓜！……你都会受到什么样的委屈咧，痛苦的，永远难忘的……

从伊凡·伊立奇的睫毛底下流出来眼泪——因为受了伤，他很虚弱。一支蚱蜢就在他耳朵边轻轻鸣叫。那血腥的、踩毁的战场，在星光下显出了银色。一切都笼罩在夜幕下。……伊凡·伊立奇坐起身，用双手抱住膝盖。一切只不过一场梦，仿佛又回到了童年。他心里充满着怜悯和辛酸。……他站起来，走着，尽量不震动他的脑袋。

库伦涅夫斯卡雅离这儿大约有一俄里。到处，可以看见村子里篝火的亮光。在一片谷地里，一个没有烟的火苗在晃动。伊凡·伊立奇忽然觉得又渴又饿，便转身朝篝火走去。

黑乎乎的人影，正在从战场各处慢吞吞地往那边走——有的受了轻伤，有的从队伍里散出来，有的押着俘虏。人们互相打着招呼，沙嘎地骂着，粗鲁地笑着。……一大群人在那篝火周围躺着。

伊凡·伊立奇闻到了一股面包的味道——这些满身尘土的人个个都在狼吞虎咽。一辆大车靠近篝火停着，车上装着面包和一只小桶，一个瘦削憔悴扎着白头巾的女人，正在从桶子里往外舀水。

他喝了饱，又接过一块面包，靠在大车上，一面吃着，一面望着星星。篝火周围的人仿佛都静了，有很多人已经进入梦乡了。可是那些刚下战场的，却仍然一肚子的愤怒。他们咒骂着，虽然没人理睬他们。那个护士继续在递着面包，舀着水。

一个蓄着黑胡须、赤裸着上身的人，拉过一个俘虏，将他推倒在篝火旁边。

“婊子养的，寄生虫！……审他吧，小伙子们！……”

他踢了下那个俘虏，后退一步，拉起他的裤子。他那凹陷的胸脯鼓了起来。是秋尔托戈诺夫——伊凡·伊立奇把脸扭开了。好几个人向他扑过去，佝下身子。

“他是志愿参加的。……”（他们撕下他的肩章，扔在火里。）

“还是一个孩子，可是却比毒蛇还狠！”

“他是为了他老子的资本出来打仗的。……一看就知道他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瞧那个混蛋的眼睛好亮！……”

“光瞧有什么用啊？让我来对付他！……”

“等一等！他身上也许还有文件——把他带到司令部去吧。……”

“把他带到司令部去。……”

“等等！”秋尔托戈诺夫冲过来嚷道。“他刚才受了伤倒地，我朝他走去——他就打了我两枪，我不会便宜他的！……”他更凶狠地向那个俘虏恐吓道：“把你的靴子脱下来！”

伊凡·伊立奇瞟了那群人一眼。那个俘虏的剃光的、年轻的脑袋在火光中闪烁。他齙着牙齿，大眼睛在滴溜溜地乱转，皱小小的鼻子。他仿佛神智不清地躺在那儿。……可是忽然间，他跳起身来。左手臂僵硬地吊在那撕破的、血污的衣袖里。他发出低沉的咿咿声，伸着下巴。……秋尔托戈诺夫倒退一步——这个活着的充满仇恨的鬼魂可真恐怖呢。……

“啊哈！”有人用深沉的嗓音说着。“我认识他——我在他父亲的烟草厂里卖过命——他是罗斯托夫工厂老板奥诺里的儿子。……”

“就是他，就是他！”好几个声音嗡嗡地响应着。

华列林·奥诺里皱着眉，左右转动那搭拉着的脑袋，用尖嗓子嘶哑的嚷道：

“畜生！废物！赤色的混蛋！我要抽你们耳光，听见了没有，你们这些混蛋！难道给鞭打、给绞死的人还嫌太少吗？疯狗们！你们还嫌不够？我们要把你们全杀了，婊子养的！……”

他气得疯了似的，一把揪住秋尔托戈诺夫那乱胡子，用高统靴踢他的肚子。

……

伊凡·伊立奇急忙走开了。一阵不祥的营营的人声传入耳中，他们那堆积已久的愤怒突然被一声尖厉的叫喊刺穿了。华列林·奥诺里的身体，四肢张开着，在人群的头顶上出现，飞到半空，又掉下来了。……一些微弱的火星高高地升起来。……

破晓前的寒气中，在大草原上仿佛抽鞭子似地响着疏落的枪声，肃穆地滚过来轰隆隆的炮响。特罗士杜夫斯基和鲍罗夫斯基的纵队又从基尔贝里小溪对岸发起进攻，想牺牲一下挽回他们的命运。

夜里，总指挥索罗金接到一份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叶加特林诺达尔发来的命令，任命他担任北高加索所有红军的总司令。

是参谋长贝略考夫传给他这个消息的，贝略考夫手里拿着那份电报，一直冲进车厢，将他的腿从座位上推开，借着打火机的火光把命令念给他听。索罗金全身发软，光是睁圆了眼睛，往枕头上倒下去。贝略考夫于是动手摇着他。

“醒醒吧，总司令同志！……你是高加索的领导了——你知道吗？你是这儿的沙皇，这儿的上帝了——你明白吗？”

至此，索罗金才明白这个任命的重要性，明白他自己的出乎意料的命运，这命运已经给一字一句地印在参谋长手指上绕着的那条狭纸条上了。于是他急忙整好衣着，披上军服，把手枪皮套和军刀扣好。

“立刻向军队公布命令。……备马！……”

黎明时分，伊凡·伊立奇·捷列金重新包扎好，从大车中间挤过去，寻找自己的团指挥部。正在这时候，有一群人骑着马，飘舞着哥萨克头盔的长尾，从车站顺着大路飞驰而来。最前面的一个是号兵，跟着拉着长鬃马的缰绳的索罗金，和一个执着总司令的长矛的哥萨克。他们向发出枪声的方向疾驰过去，活象在旋转着的灰尘中打转的幽灵。

士兵们纷纷从露水沾湿的大车上睡眠蒙眬地抬起来——嘶哑的军号声划破了沉寂。那号兵早已老远地在草原上吹着军号，像在诉说：总司令，就在这儿，在战斗中，在弹雨下。……“我们要打败敌人，哒—哒—哒—，”军号响着。“向胜利和光荣前进。……英雄面前不是死亡，而是不朽的荣誉，哒—哒—哒。

……”

伊凡·伊立奇在一所泥棚里找到了计谟沙。除他以外，指挥部里的人一个也不在。计谟沙驼着背坐在一条长凳上，个儿挺大，黑着脸，一只手里捏着一柄木汤匙，垂在两个膝头中间。桌子上放着一盆白菜汤，旁边还有一只鼓囊囊的公事包——情报部主任的办公用具。

计谟沙仿佛在打瞌睡。他一动不动，仅仅把眼睛转到伊凡·伊立奇身上。

“受伤了吗？”

“没什么——只是一点儿皮毛。……在麦子里躺了半夜。……我跟部下失去了联系——四周可真乱。……团队在哪儿？”

“请坐，”计谟沙说。“吃东西吗？”

他费劲地把汤匙递给捷列金。伊凡·伊立奇向那道白菜汤猛扑过去，发出一声闷响。他一声不响地吃了一會兒，随后说道：

“我们昨天夜里的仗打得真漂亮，计谟沙同志！用不着鼓励他们啦！他们从三百码、甚至四百码的地方就冲锋了。……”

“你也辛苦啦，”计谟沙说。捷列金停住了。“你听到新命令没有？”

“没有。”

“索罗金现在是最高总司令了。你怎么看？”

“哦，那很好啊。……你昨天看见他了吗？他骑着马，一直冲到火线上——穿的是紫红色衬衫，所以很显眼。战士们一看见他，就欢呼起来。要是没有他，我不知道结果如何呢。……我们昨天惊讶了——他简直是个凯撒！”

“就是因为如此，”计谟沙说道。“他本来就是凯撒——可惜我没法儿结果他！”

捷列金放下汤匙：

“你……你是在开玩笑吗？”

“不，这不是开玩笑。你明白这一切。”他呆呆地瞪着伊凡·伊立奇，眼睛一动也不动。“你——你不会背叛我吧？”（捷列金沉着地盯着他。）“那么……我要托你办一件艰苦的事，捷列金同志。……我想你是最合适的人。……你得去伏尔加一趟。……”

“好！”

“我为你写好各种委托书。我要你送一封信给军事委员会主席。要是你没办成，要是信送不到的话，你就索性跑到白卫那里去——别回来了。懂了吗？”

“是。”